

每个人都有希望

文/Aaron Nelson (美国)

【明慧网】从小到大，我的生活飘忽不定，从来没有在同一个地方呆很久。我的父母离异，我从来不得觉得哪一个地方是我的家。我曾住在独门独院的房子里，住在车里，住过简易房（可用大车拖的活动车房），也住过公寓。我很不容易交到朋友，常跟人打架。在家里我总是做错事，常被赶出去跟亲戚住。我十三岁那年开始尝试毒品，也不再上学。家人把我送到一个以野外求生的方式来纠正不良习性的地方。记得有一次大风雪，我们和向导走散了。我当时真以为我死定了，心想，“如果我现在就死去了，我会上天堂吗？”从那以后，我决定尽我所能去探索人生精神上的东西——我念圣经、一些佛教、道教的书，以及任何我可以找到的讲述超自然经历，玄妙现象的书。我也不去学校，每天就只研究这些书和吸毒，心里总想着“我究竟能不能找到一条至高无上的道路呢？”

在我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前的几年，我的哥哥和叔叔自杀死了。祖母患癌症去世，母亲也酗酒而死。我变得十分消沉，几乎没有神志清醒的时候，沉湎于各种罪恶之中，对很多事情都漠不关心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并没有停止对那“至高无上”的道路的追求。2003年3月，我21岁，那时我刚对气功发生兴趣，我走进了一家书店想找一本这方面的书。在我面前看到一本《转法轮》，封面上写着“系统教授法轮功”。我想：“法轮功，听起来象是一种气功。”但当我读完目录，我知道这是一本引导人开智开慧的书。书在手里，口袋里钱又不够，我只好偷了这本《转法轮》。

读过《转法轮》之后，我不再吸毒，也不再消沉沮丧，不再打架或讲脏话，也不再偷东西。我知道在学法前，我只是读了我能找到的那些书，我还是个“小学生”，我把那些“小学课本”都卖了，然后回到书店，告诉店员我偷了他们的书，并买了两本书来替代我偷的那本，以弥补他们的损失。我终于找到了那条“至高无上”的道路。（接下页）

王教授 和 小保安

610办公室（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而成立的专门机构）对王教授的监控逐步升级，由非法的内控、监视居住、关押到劳教。外界对他的传闻很多，莫衷一是，各执其词。

保安公司的经理不愿意接受对王教授的监视居住任务，当上级问及原因时，经理回答了一个字：怕。无奈这是死任务，接下来了，但安排不下去，原因还是一个字：怕。怕什么？说不清。最后只能强行指派。第一批6个人，分上下岗，每岗3人，如临大敌。

明慧週報

●城市绿洲● 第22期 2005年7月1日



全球悼念高蓉蓉

【明慧网】2005年6月16日，饱受迫害之苦的沈阳市法轮功学员高蓉蓉（女，37岁）在位于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



第一附属医院急诊室去世。连日来，全球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纷纷举行集会，向公众揭露迫害，悼念高蓉蓉，要求停止迫害、严惩凶手。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已于6月22日公布部分调查结果，誓将作案嫌犯和指挥者追查到底并最终绳之以法。



高蓉蓉曾在沈阳龙山教养院被非法关押期间，被电击脸部7小时导致毁容。该案件曝光后在全球引起震动。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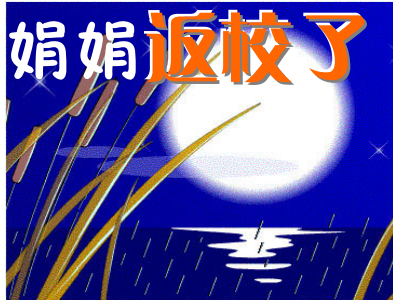
起初，几个年轻保安电警棍不离手，紧张兮兮的不敢看王教授一眼。怕，却挡不住好奇，他们都悄悄的窥视王教授。王教授心里明白，这些小保安被媒体和上级灌输了不少反面信息，致使他们个个紧张兮兮，把自己当作了可怕的“恐怖分子”。

两天过去，小保安发现：王教授一点儿也不恐怖，他慈眉善目，微笑言谈，温文尔雅，是位可尊敬的长者，和听来的一点也对不上号。尽管上面有规定，杜绝言谈，可渐渐的小保安们都喜欢和王教授接近，一有机会就听他讲。

一段日子以后，王教授把法轮功遵循“真善忍”向善做好人，99年天津设陷阱非法抓捕炼功人，4.25集体大上访，7.20非法全国大抓捕，媒体造谣等等都讲给他们听。保安们听得津津有味。有个小保安听着听着哭起来，说：对不起您，当初对您说了不敬的话，做了不恭的事，请不要往心里记，把我们当您的孩子看待吧。只要上面不来人，您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，炼功也行，您炼我们可以跟着学。

一个周期下来，上面要求换岗，小保安们没有一个愿意离开的。不久，王教授被非法劳教了。小保安们知道后都掩饰不住悲伤，跑到树林里失声痛哭。◇





娟娟返校了

娟娟蜷曲着身躯躺在床上，双手碰着一本书，借着暗淡的光线聚精会神的看着。见我去了，她放下手中的书，虚弱的叫了一声“阿姨好”。我快步来到她的床边，用手撩开她贴在额前的碎发，看清了她脸上大大小小的疤痕，不禁一阵心疼。很明显，这些疤痕是尿毒症的反应，一种现代医学无法治愈的绝症。

这个邻居家的女儿，从小就多灾多难。父母婚姻破裂，使她小小年纪就失去了父亲的关爱；上初中不久，又得了严重的肾病，不得以只好休学在家。对一个还不谙人世的小女孩来说，这是怎样的

不幸！娟娟母亲的单位垮了，没有经济来源，孩子的病已花去家里所有的积蓄。娘俩的生活靠外祖母的退休金，每月只有300元。面对破碎的家庭，身患绝症的女儿，娟娟母亲经常以泪洗面，她多次冒出轻生的念头。

我抚着娟娟的头，轻声对她说：“娟娟，现在只有法轮大法能够救你的命了，不要妈妈花一分钱，你也不用受罪，只要每天虔诚的默念‘法轮大法好’这几个字，你的病也许可以好起来。”孩子的眼底现出一抹亮光，惨淡的小脸有了一丝生气。

几个月后，奇迹出现了。曾经奄奄一息的娟娟背上书包返校上课了！娟娟的母亲也找到了一份工作，家里有了经济来源。



◇

【明慧网】2002年底，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的法轮功学员阙发枝在去北京上访时，被北京东城区的恶警注射了毒药，导致全身浮肿，内脏器官衰竭。她被当地公安从北京接回后生命垂危，恶警怕担责任，将她送回了家。前后不过一个多月，原本健康的阙发枝在极度痛苦中离世。阙发枝的同乡龚自会，也经历了与阙发枝相同的迫害。米易县恶警没有办法改变她的信仰，把她送到了四川内江看守所。在那里，她绝食36天抗议迫害，期间，恶警给她注射一种红色毒药，每天一针。一打完针，就全身疼痛，体内更是撕心裂

可怕的毒针

肺的痛，每次她都疼得在地上翻滚不止。42天后，恶警看她要死了，就通知她丈夫来领人。丈夫接到她时，她就只剩一口气，已经没有了人形。

如今三年过去了，因为她坚定修炼，在法轮大法超常的威力中，命保住了。可是，被注射毒药的后遗症却时时折磨着她。她随时都会全身疼痛，肌肉疼起来牵着头不时的扭动，心口就象有人用劲死死的抵住，气喘不过来，内脏被牵拉似的疼痛，苦不堪言。所有见过她犯“病”的人都禁不住流泪。◇

（接上页）我不再是我们家的败类，我和家人的关系大有改善。有一次我的一个弟弟对着我做鬼脸取笑我，另一个弟弟看到了说：“你不应该这样取笑他，是法轮功让他变好的！”有一次我在车里放师父

第一讲法法通常如果某些事情不切实际，或不合乎一般的逻辑，我父亲总会认为它很怪异。可是这次他听了很久也没作声，最后他说，“这是很好的准则！”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个奇迹。

我过去的那些朋友现在很崇拜法轮功，他们很钦佩我能摒弃那些不良嗜好，他们也想改。有一天，一个朋友从花店送来一束含苞待放的花，我把它放在客厅的一个花瓶里，紧接着就和另一个同修一起学法。当我们刚念完有关植物的那一讲时，我一抬头发觉所有的花都开了，我想起佛教中有个故事说，当佛传法的时候，花儿会绽放。

每个人都有希望



（续）我这样一个

人。在没有任何其它东西可以拯救我的时候，大法改变了我。大法可以救度任何一个人。

当我听到有人因为修炼法轮功遭受酷刑甚至被杀害时，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。我很清楚那是邪恶在作祟。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所有伤天害理的事情中，这是最邪恶的一桩。对我来说，大法代表着所有的纯和善。我到中国领事馆和斯坦福大学和同修们一起发传单，告诉民众法轮大法的真象。我希望我能做更多。我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真象，因为每个人都有希望。

◇

小统计

法轮大法已洪传78个国家(地区)



1999年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之初，除了中国大陆之外，法轮功在主要包括香港、澳门和台湾的亚洲地区以及北美、欧洲和澳洲等30多个国家洪传。如今迫害六年之后，据不完全统计，法轮大法已传至至少78个国家（地区），分别是：中国、香港、台湾、澳门、巴布亚新几内亚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、韩国、泰国、尼泊尔、新西兰、新加坡、日本、斯里兰卡、澳洲、印尼、印度、白俄罗斯、土耳其、哈萨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、格鲁吉亚、塞浦路斯、俄罗斯、伊朗、以色列、乌克兰、波兰、波斯尼亚、保加利亚、比利时、冰岛、葡萄牙、马其顿、马尔他、法国、芬兰、英国、德国、丹麦、南斯拉夫、挪威、拉脱维亚、立陶宛、罗马尼亚、卢森堡、克罗地亚、荷兰、捷克、西班牙、希腊、匈牙利、瑞典、瑞士、斯洛伐克、斯洛文尼亚、爱沙尼亚、爱尔兰、奥地利、意大利、美国、加拿大、巴拿马、巴西、玻利维亚、伯利兹、墨西哥、秘鲁、尼加拉瓜、哥斯达黎加、危地马拉、洪都拉斯、智利、阿根廷、委内瑞拉、坦桑尼亚、突尼斯、南非。◇